



## 石湖秋深

◎宋继高

秋天来了,一直念叨着想去看看身边的石湖,一直被各种工作缠着,就一直未能成行。10月22日下午,终于得以抽空走进石湖,原本想写一篇《秋到石湖》,可走近一看,不对了,秋到石湖不能写了,要写只能写《石湖秋深》了。

查了一下日历,今年是8月7日20点28分57秒立的秋,立秋期间尚未出暑,加之今年的夏天又特别的热,立秋之际,我们仍处在“蒸笼”之中,根本没感受到一点点“秋风起,暑气消,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的秋意。所以,此时人们压根儿就没听到秋天的脚步声。等到能感受到秋天的时候,秋已经很深了。

我来到石湖时,正值晚秋。阳光格外明媚,蓝空特别高远,空气特别清新,湖水也分外湛蓝,白云呈棉絮状铺陈在蓝天之上。湖岸,有芦花怒放,有蒲草摇曳,水上,有鸟不时飞过,是白鹭,它们高兴的时候,在落翅前,还会发出愉快的鸣叫。

晚秋的石湖,不能只用“美”来形容。那么,石湖的秋用什么来形容呢?放眼望去,城市轮廓近在眼前,立交桥上车水马龙,身处都市的石湖竟如此宁静。走进石湖,脚步自然放慢了,心也很快静了下来,所有的人都很安静,这里是平民百姓的精神乐园,都市深处的心灵驿站。我就看见好几对衣着光鲜的老人,十指相扣,从从容容地走在石湖的景观道上,他们一般不怎么交谈,只静静走着,一脸安详平和。许是曾经沧海,许是经历太多,许是子女们都有了好的安顿,现在已无须再说什么,能这样手挽着手,平静地走向人生的深秋,已经足够了。我回头再看看他们,很远了,那紧扣的手,依然没有松开过。

深秋的石湖,阳光正好,暖洋洋的,一切似乎都很惬意。猫们伸展后腿,肆无忌惮地躺在路的中央,有人走近,它们既不惊慌也不起身,换一个姿势再睡。我故意对它们挥挥手,它们抬起头,发出友好的鸣叫。它们应该都是无主的野猫,但这些猫不野,毛发很干净,眼睛也明亮。有电瓶车开

来,我以为,这下它该起身让路了,谁知它仍不起身,年轻的女孩放慢车速,从它身边轻轻绕了过去。那猫,仍气定神闲地躺在路上作萌状。另一只大一点的猫,可能实在看不下去了,从矮树丛中蹿出来,照那猫就是一巴掌,但我怎么看,那一巴掌与其说是打,倒不如说是爱抚。那小猫非但不害怕,还懒洋洋地爬了起来,在那大猫身上蹭来蹭去,末了,两只猫竟亲昵地搂打起来,什么叫自然生态和谐共生?什么是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在石湖秋的怀抱中,猫们都相处得如此和融。此时,大一点的猫伸出一只前脚,在小一点的猫脸上轻轻一扫,那猫心领神会似的,跟着大一点的猫,走进矮树丛中,不见了。

石湖位于苏州吴中区东南5公里,石湖不大,其体量不能与太湖相比,但石湖却不比太湖名气小。原因是石湖与太湖一样,是一个有故事、有文化、有灵性的湖。

相传,这里曾是吴国王室的花园,也是越国攻打吴国运送粮草的水道。越国获胜后,名臣范蠡深知宫廷险恶,无心朝政,带着美人西施由石湖归隐太湖,随着范蠡的隐去,石湖由此沉寂。石湖再次登场时,已到了宋代。这时候的南宋,出了一位贤吏,名叫范成大,他与杨万里、陆游、尤袤合称“南宋四大家”,官至副宰相。

范成大退官之后归隐故乡石湖,被后人称为“石湖居士”。在此期间,他创作了《四时田园杂兴60首》,名震朝野。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田园诗创作上不可替代的地位。现存于世的宋孝宗御书“石湖”二字,是不是他在位时向孝宗所求,现已无从考证,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石湖就是因皇帝的赐字和范成大的归隐而声名鹊起。以至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六次都在石湖流连忘返,有诗为证:“佳丽江山到处同,惟有石湖乃称最。”

似乎扯远了,我努力把思绪收回当下。眼前的各种植物,在秋阳的照射下,越发通透,我站在一棵树前,看了很久。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说:“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我想,每棵树都

有数以千计万计的叶子,一样的形状、一样的色彩,为什么没有一片是相同的呢?对了,人类的手指看上去也都一个模样,可科学证明,也没有一枚指纹是相同的。这个不同,主要深藏在那密密麻麻纵横交错的纹路之中,树叶的不同,可能也是由于叶脉的不同。正是由于这种不同,才构成了我们这个五彩斑斓的大千世界,若所有事物都一个模样,这世界不是十分恐怖,就是万劫不复。我们应该庆幸这个不同。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秋天可能会让人更容易感怀,更容易想起往事。更何况,在这满湖都是故事的石湖,又处在这样静谧的氛围之中。我看到了石湖深秋的凝重与沉静,更看到走进深秋的我的内心。石湖的秋已经很深了,我也过了70岁生日,步入了人生的深秋。

秋深了,冬天也不远了,我该怎么办?现在看来,我的潜意识里,还是有点恐秋。前年写了一篇《秋天怎么就这样来了》也是不断追问时间怎么就这样溜走了。这个月的13号,我从南京归来后,发了一组秋色图,还忍不住感慨:秋天真的来了,真想上去用力抓住时间不放,可抓得住吗?这就带来一个选择,当下的我,是继续眼前的奋斗,还是归于秋天的静美,像范成大那样归隐田园,归于平静。而如若这样,我似乎也没准备好。在这深秋的石湖,感伤,悄悄爬上心头。我知道,生命之走向,正如长江奔流到海不复回一样,人生也不可能再来,任何的伤感伤怀伤秋都无法阻挡滚滚向前的时间车轮。还是守住我信奉的人生的信条吧:“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以舍为有,则不贪;以忙为乐,则不苦;以勤为富,则不贫;以忍为力,则不惧。”

唐代那个大诗人杜牧说得真好啊!“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你看,秋天的霜叶比春天的鲜花还要火红,我们的人生不更应如此吗?在深秋的年龄里,我还是选择做一棵秋天的红枫树吧,在属于自己的季节里,铺展出一片纯美的烂漫……

## 深秋郊游

◎陈顺源

玉兰一瓣

## 儿时的记忆

◎房健

岁月流金

金秋送爽,南通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开展了2022年“美丽南通行”走进如东采风活动。我有幸参观了如东县栟茶古镇、文园、醉枫庐、悟园、少年杂技团和实验小学儿童博物馆等单位。特别是儿童博物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唤起了我儿时的记忆。

当我跨进如东县实验小学的大门,校园内一片生机盎然,教学楼成排明亮耸立,运动场全景宽广开阔,在这样的学校工作学习是多么幸福。如东县实验小学是一所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百年老校,越贤楼二楼有一个300多平方米的儿童博物馆。这里陈列了不少学校一个世纪不同时期的部分课桌、凳椅、教具、历史档案资料和实物,有铜质敲铃、陈旧的学桌课凳、玻璃罩的煤油灯、破损的脚踏风琴、钢版铁笔成套的油印机等实物。静观小小博物馆,敲响几下展厅的铜铃,我想如东县实验小学精心筹建的儿童博物馆意在激发每一位参观者回想童年。

我20世纪50年代出生于如皋古镇东陈,常听爷爷跟我讲,东陈历史比如皋城里还要早,春秋时期这里是海边盐场,由古通扬运河连接扬州,是掘港与如皋盐业的交易市场集散重镇。就学校而言,新中国成立前,农村没有什么正规的学校,要读书的小孩就到就近的教书先生家上私塾。新中国成立后,这个地区几个村一所小学。我处的如皋县东陈公社有东陈小学、凌边小学、凌南小学等。我六岁就到凌边小学上学。

当时我们的小学老师来自全县不同地方,有县城的、有外乡的、有本乡的。老师们每周日下午赶到学校,集体食宿,周六下午上好两节课回到各自家中。每晚老师每人一盏煤油灯,玻璃罩擦得透亮,在办公室里集体办公,在那里备课、批改作业。我记得当时我的那些老师都是多面手,不仅担任某年级班主任教语文算术主科,且有一技多长。老师每学期在全公社范围内轮流调到不同学校任教。老师们对学生很关心,常深入农户家中对学生家访,了解学生的家庭学习情况。学生的头发长了,由老师帮助学生理发。学校每年都要搞一些活动,如清明前后祭扫烈士墓,国庆前后组织去县城人民公园,或看一场艺术表演,自然课组织学生捉蜻蜓找昆虫。每次活动,师生步行几十里,大家是那样欢快。我们当时上学早上六点就起床,远的同学离校也有几里路,而且到校道路弯弯曲曲,全部步行,一般大孩子带小孩子一同到校。七点半钟到校上早读课,就是一年级的小朋友六七岁也没一个家长接送,很少有同学迟到缺席。虽然学校教学设备不理想,但课堂气氛很好,老师们非常执着,同学们学习也很认真,团结紧张严肃的校园气氛处处显现,师生们校园生活充满生机和乐趣。

当年的如皋县东陈凌边小学现已不复存在,当时的地块新建了今天的范桥村村部,原东陈公社的所有小学都已搬迁拆除,集中到东陈镇上新建了一所现代化的小学。当初的小学已听不到儿童朗朗的读书声,新建的教学楼也难以见到教师们集体办公的灯光。

回首往事,思绪万千。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在农村教学的老师们,那种忘我敬业精神值得学习,工作态度值得敬佩,有的老师也许已驾鹤仙去,但老师们的言行举止永远在学生们心中难以忘怀。